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们特别喜欢说“然后”。日常交谈也好,会上发言也罢,有不算很少的人都对“然后”这个词儿情有独钟。尤其男生女生,有人几乎一口一个“然后,然后,然后”,没完没了,无尽无休。一次参加研究生答辩会,不到十分钟的论文要点陈述,而我指导的一个研究生,用了不止十个“然后”,听得作为导师的我干着急。甚至答辩通过也让我高兴不起来,问他为什么死活抓住“然后”不放,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说法说“之后”“而后”“其后”“随后”,以及“其次”“再次”“并且”“而且”“继而”“再者”“加之”“还有”“接着”“接下去”?问他为什么这么需要注意修辞的场合却半点儿修辞意识也没有?

### 「然后然后」何时休

其实也不单单“然后”,什么什么“的话”好像也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:“晚饭的话,吃饭的话,不好吃的话,剩下的话……”,说一句“如果晚饭不好吃剩下的话……”不就行?何况,“的话”应该和“如果”前后连用才对。不仅如此,“现如今”近来又成了网络宠儿,偏偏不说“现今”“如今”“而今”“当今”,不说“今日”“今天”“今时”,更不说“眼下”“目下”“当下”,这些全都“一键清除”。即使主流媒体也不例外。对了,除了“现如今”,“非常的”也来凑热闹了,你听,“非常的精彩、非常的重要、非常的及时……”而和“非常”大体相近的程度副词,统统一边儿玩去。例如“十分”“十二分”“万分”“分外”“格外”“极其”“极为”“甚为”,以及“实在”“的确”“确实”,还有“很”“太”“极”“甚”“超”等等等等。况且,“非常”本身就是副词,后面何苦加“的”?最基本的语文修养哪里去了?

也就是说,我们的语言已经贫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。或者说我们的修辞意识已经淡薄到了近乎“清零”的程度。是的,在这个急功近利、器喧浮躁的环境,提起修辞,每每被看成高考作文拿分的套路,甚至看成文字游戏。而网络流行文化的风生水起又进一步稀释了

语言的文学性、诗性、经典性和殿堂性,加速了语言的口水化、粗鄙化、快餐化以至打情骂俏。总之,语言越来越多,而好的语言越来越少。

不言而喻,言为心声,文如其人。语言、尤其书面语言乃一个民族心灵气象的外观——是庄重、雄浑、高贵、优雅?还是轻薄、浅陋、低下、庸俗?闻其言读其文,大体知道个十之八九。或谓嘴巴说谎而眼睛不说谎,其实在根本上语言也是不说谎的。你能想象一个猥琐不堪的小人会有光风霁月的谈吐?能想象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会写出气势磅礴的文章?

别怪我说话尖刻,语言的贫乏,意味着精神的贫乏;语言的苍白,意味着内心的苍白。并不夸张地讲,在语言界上和修辞艺术上,我们可是世界上唯一把押韵、对偶、平仄韵律玩到极致的民族。不说别的,就连最容易重复和单调的数字,我们的先人也绝不重复,也搭配得错落有致。举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例子:“两个黄鹤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你看,数词,“两个”对“一行”;名词,“黄鹤”对“白鹭”,就连颜色也黄白相对;动词,“鸣”对“上”;又一名词,“翠柳”对“青天”,而且翠青相对。真是绝了!说句不礼貌的话,简直不像人世间的雕琢出来的。类似的比比皆是: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(贾岛)、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”(陶潜)、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”(辛弃疾)、“草铺横野六七里,笛弄晚风三四声”(吕洞宾)、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(黄庭坚)、“残星几点横雁塞,长笛一声人倚楼”(赵嘏)、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(岳飞)。这样的例子,谁都能想出一两个来。

最后说一句,你、我、他,咱们大家可是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嫡系或非嫡系的后代,再这样“然后”下去,“非常”下去,岂不愧对这些民族先贤,愧对汉语这个产生过唐诗宋词、《红楼梦》的世界上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语种?我们不能当文化上的不孝子孙,是时候关心语言、关心修辞了!

大姐走了,就在这个“多事”的深秋里。我没能和大姐说上最后一句话。

### 大姐

徐亚斌

大姐比我大八岁,只记得从我记事起就是两位姐姐看着我。我小时候特别让人不省心,既胆小,又特敏感,遇事不先好好说,动不动就爱哭鼻子。因为我,大姐在父母那里没少受委屈。很多时候,我不但要“作”,甚至还要做出一些过分的事。但最终受罚的却不是我。

有一件事一直记忆犹新。那个时候,家里不但养着被母亲称之为“油盐船”的鸡鸭,还养着猪和羊。而每天割草的任务就落在了大姐身上。完成这个任务着实不容易。这些鸡鸭猪羊可都是“活口”,如果没给喂饱,它们就不消停,宁可不休息,也要不停地鸣叫以示“抗议”,或者诉说“委屈”。遇到这样的情形,连我都替大姐担心,就怕被母亲发现,让他们生气,并把脾气发在大姐身上。

在我到了入学的年龄时,大姐已辍学,连高小都没读完。父母当然也是无奈。那时,父亲的身体发生了一点意外。有一天,在公社牧场担任放牧员的父亲,因在暴雨中驱赶牛群收栏,一个响雷,牛被惊吓了,顿时狂奔起来。父亲从牛背上摔了下来,导致脊椎骨折,需要长时间卧床。没了工作,就没了收入,靠母亲这点工分,岂能撑起一个家的日常?万般无奈,作为家里长女的大姐,只好放弃学业,回生产队参加劳动。

有朋友从美国回来,要我帮助他实现两个愿望,其中之一是拜访萧功秦。这容易,他和我住一个小区,我答道。其实并不容易。虽在一个小区,却不知道他住几号几楼几室。问门卫,那表情竟是一头雾水:萧功秦?没听说过。摇摇头。我说大名

### 特立独行萧功秦

翁敏华

鼎鼎的萧功秦,怎么会没听说过?他还是一脸茫然,嘴里轻声嘀咕:要么就是萧农?

我只好另想办法。边走边想:萧功秦啊,你也太“特立独行”了呵!

手头有萧送的人文思想随笔集《历史的眼睛》,打头的首篇即是《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》。记得当年开读,一看那题目,心里就想:特立独行,我们缺少么?萧功秦你自己,不就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么?

常常看到他骑着摩托车出入小区,“特立”在他的宝贝坐骑前戴上头盔,撒腿上车,绝尘“独行”而去。我们小区是名副其实的小,现在小区的角角落落,包括垃圾箱前、地下室入口处,都被私家车停满了,停了个水泄不通。照理说,萧功秦也早该拥有私家车的了,也完全有能力拥有,可他却摩托依旧。《历史的眼睛》里收有他与美国著名汉学家墨子刻先生的两篇对谈录,两次探访,萧都是骑摩托前往的,第二次“谈了六个半

小时后”,他才离开,“骑摩托冒着小雨返家”。他的体育锻炼也十分特立独行。他打网球,既不到网球场打,也不像许多人那样对着墙壁打,他的网球连着—根长长的橡皮筋,另一头以一块铁饼固定在地上,他就这样一下一下地挥拍打球,自个儿与自个儿打。

只要在家,他每天下午或傍晚总会去小区绿化平台上打一阵子。有一天我路过,请他给我打一下试试,结果只一下,就把他的眼镜镜片打下来了,他反倒安慰我:没关系,没有碎,装上即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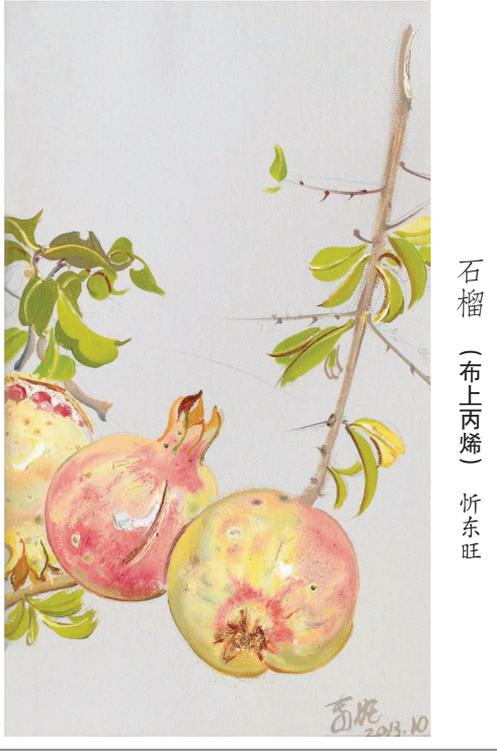
萧功秦原来还是个这么和善的人!

萧功秦的学术成就很大,又是新儒学,又是新权威主义,这些,都不是我有资格置喙的,我只能选择我目睹的两三事,写出我对萧功秦的印象。

在书中,萧功秦对特立独行这样解释:“特立独行,并不是苦行者,而是苦中有乐者,或根本就是一个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自得其乐者。”“在超越功利中获得强烈的人生美感,并经由这种人生美感而品尝到人生的另一种真实。”

读这一本饱含着萧功秦丰富情感和理性思考的随笔,处处感受到他对知识的超越功利的好奇心,他从知识中获得陶醉感,以及由此提升的应对人类险峻挑战的思想力。正因此,我在这里把他概括为一个“特立独行”的人,对他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,感佩之至。

《历史的眼睛》在承载人文思想的重量外,还透露了作者特立独行的思想成长轨迹。这就有关乎人生的意义了。本书由五部分组成,我最先读的是《我们的田野,美丽的田野》,萧教授对自己小学生活的回忆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生们,功课不多,业余时间很充分。他们唱歌跳舞玩弄堂游戏,到少年之家活动,给苏联军人献花。萧功秦还如饥似渴地读小说,从《平妖传》读到屠格涅夫《父与子》。最后,他总结了学生时代应达到的三境界:一是“对知



识的好奇心”,二是“从知识中获得的陶醉感”,三是“知识与经验相结合而形成”的“思想力”。

有一年暑假学院组织旅游,开始报名俄罗斯的不多,后来不知怎么的,许多人纷纷改换门庭,最后只剩下八个“铁杆”。组织者“威肋”说,赶快换别的国度吧,不然就要把你们跟陌生人拼团了。因为听萧功秦表态说:即使一个人也去,我们几个才坚持了下来。莫斯科回上海飞行八个小时,我购好了一条板凳,刚要展开显摆,听邻座的他正与他夫人小声说:“六千字写好了。”哇,六千字的游记都写好啦,好快的写手啊!书的附录记有他上世纪70年代初在祖国大地漫游两万里、写下七万字的行纪往事,萧

功秦走一路写一路,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。也是在这次旅游中,我们领教了萧肃着谁就跟谁开俄文歌曲,因为在莫斯科大学门口遇着“疑似”普京而兴奋不已……还有一次,因着车厢空调噪声而发脾气,让他夫人哄了半天才平息。这个时候的萧功秦,又活像一个孩子。

当然,那次旅游,于萧功秦而言则算不得“特立独行”的,他带着夫人同行,又和我们六个同事为伴,充其量得是“特立二行”甚至“特立八行”的,一笑!

据说,山水画中,石涛的《黄山图册》凉气最浓,因为整张图云气弥漫,大量留白,看这幅画时,感觉既有凉意从天上来,又有凉意从脚底向上涌。似乎,一刹那,天上人间全都是凉意。

### 山水画

詹政伟

为何会如此?我忍不住地想笑出来,笑那个作者的痴情。他后来坦白地说,自己之所以有此感受,缘于他自己去过黄山许多次,而且是一个虔诚的美术爱好者,不断地写生、写生。

是的,我们看世界的眼光,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的经验和职业,怎么都无法掩饰,那是来自骨子里的东西。

夫属于乡下那种老实本分的人。婚后也没有孩子,两口子安安稳稳地过着小日子。

后来,我也因上学离开了海岛。但每次回家,总要去看看大姐他们。见到我这个小弟,大姐也没有很多话,简单的几句问答后,就只是看着我笑。大姐的婆婆离我们自家不远,走路也不过十多分钟的光景。但只要去,她总要留你吃饭,只是又会因家里没有什么招待而窘迫。大姐就在鸡蛋、鸭蛋上动脑筋,什么水煮咸鸭蛋、番茄炒鸡蛋,再来一个碧绿的油焖青菜……

关于大姐的诸多往事,平时大概藏得太深,或者是因为没有提及的缘故,也就不大会想起。这次要和大姐作最后的告别,记忆的闸门陡然打开,让我既伤感,又觉得温暖……

烧香时的那一缕烟。

唐代诗人李白诗中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是非常具象的烧香写真,因为在唐代烧的香并不是现在最常见的线香,而是香木、香饼之类的香品,像沉香之类的香料焚烧时,烟气在逆光下的颜色确实是淡紫色的。如果按照唐宋时期流行的这种熏香方式烧香,那就用到香提匣里的工具了。

传统的烧香方式有熏香、炷香、煎香这三种最常见,每种方法都有一套操作流程,这就像不同的茶类皆有其合适的冲泡方式一样,泡茶前需要摆好合适的茶具,香亦亦然。

在无锡的那场签售活动中,我的助手现场演示了炷香饼,使用的是牡丹香饼。在开场前我们就商量好用什么样式的香炉、香盒、筋瓶,用什么材质的香板,衬垫的桌巾使用什么颜色,目的就

是让这一缕香烟有合适的氛围来映衬。北宋陶谷著《清异录》中记载,南唐名臣韩熙载曾留下“香花五宜”之说,大意为赏花时焚什么香合适。古代流传下来的和香方中,有大量香方是模拟自然界的花香,在初冬时分,炷一饼牡丹香,会有一种时光穿越的味道,恍若走进了百花绽放的春光大好时节,这样的香氛,有器物之美、有司香的仪式之美、有青烟飘逸的曼妙之美,虽然香的味道是无形的,却被这一缕烟的仪式感塑形了。

### 烟云供养匣中香

岳强

实际上,在中国香文化历史中,香水不是没有出现过。宋代蔡绦著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五中就记载过,“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,殆不然。实用白金为甑,采蔷薇花蒸气成水,则屡采屡蒸,积而为香,此所以不败。”南宋时期的古董行业谱录《百宝总珍集》也记

载有“蔷薇水”条目道:“泉容贩到蔷薇露,琉璃瓶贮喷鼻香。贵人多作刷头水,修合龙涎分外馨。”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华香文化的主流,与社会的文化取向还是有关系的,从传统五行学说的角度来看,东方属木,生火;西方属金,生水。五行生克中既蕴含了人文哲思,也概括了民风习俗。香水涂抹后,虽然香气的浓郁度、留香持久度都会比烧香更强烈,但这香气少了一缕烟的塑形,少了器物陈设与操作流程的仪式感,香也就少了文化上的神秘感与氛围感。

焚香,又被称作“烟云供养”,这一缕有仪式感的烟火是不能少的,传统的香提匣则是烟云供养的藏身所在,在古人的书斋中也算是标配吧。

### 十日谈

生活中的美好 责编:郭影

明起请看一组《你是我特别的爱》,责编:郭影。